

阳光斜斜地撞进J14—418教室，落在黑板上密密麻麻的微积分公式上，粉笔灰在光里浮荡，像撒了把细碎的星星。我撑着下巴盯着那串绕成圈的符号，眼皮忍不住往下沉——这已经是这学期第十周的微积分课了，抽象的导数与积分像一团乱麻，缠得人昏昏欲睡。

“叮铃铃——”

清亮的上课铃声突然撞进耳朵，我猛地抬眼，看见张玉林老师穿着藏青色衬衫站在讲台前，衣服的前襟被轻轻撑起一点温和的弧度。他没像往常一样翻开课本继续讲，反而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指尖在屏幕上点了点：“看大家上课挺辛苦的，我给大家发个红包助兴！”

教室里瞬间炸了锅。大家都纷纷掏出手机，点开班级群的页面，张老师笑着在手机上点了点，手机“叮”一声，“恭喜发财，大吉利！”几个显眼的大字出现在班级群里。我盯着屏幕抢了个1.66元的红包，忍不住扬了扬嘴角。这样的场景在张老师的课上经常发生，他总说：“数学不是冷硬的公式，是能和生活玩到一起的朋友”，于是便有了课前的唱歌表演、课上的抢答红包，甚至每节课上被他叫起来回答问题的学生下课都有一个小小的奖励。

真正让我记了很久的，是那堂“互换礼物”课。那天课间，张老师笑着和我们说：“看大家无精打采的，咱们玩一个小游戏——每个人在纸上写一个想送给别人的礼物，署上名字，最后咱们抽签互换，等私下找那个人兑换礼物。”

教室里顿时热闹起来，充斥着笔尖的摩挲声。我咬着笔帽飞快在纸上写下一句话，署名折好扔进小纸箱里，抬头瞥见张老师也在低头写着些什么——他握笔的姿势很特别，食指微微弯曲，笔尖在纸上快速移动，像是在演算公式。

抽签的时候，我的心怦怦直跳。伸手进纸箱，掏出一张方纸条——字迹潦草豪放，横画像直尺量过一样舒展，捺画末尾带着小小的钩，藏着些俏皮。内容只有一句话：“一个风铃是我送你的礼物，祝开心。”署名处的字迹被墨水晕染，只能看清一个模糊的“张”字。我心里疑惑着，班里姓张的同学从脑海里忽闪而过，但都对不上。旁边的舍友凑过来看了看，摇摇头说：“不是我的，话说咱们班谁的字这么好看呀？”后座的男生也摆手否认。我捏着纸条坐回座位，指尖反复摩挲着那行字，心里像揣了颗糖——风铃啊，挂在宿舍窗边，风一吹肯定很好听。

初雪，是冬天来临的预示者，带着独有的神秘和惊喜悄然而至。在一个寂静的夜晚，伴着晚霞的消散，陪着月色的兴起，无数的雪花，随着北风缓缓降落。冷空气的南下，给这座沿海城市带来了凛冽的寒风，同时也带来了银装素裹的壮美景象。

清晨，天还未完全放亮，雪地中隐隐映着旭日的红晕。窗外，雪花如羽毛般轻轻地飘落，悄无声息地覆盖着大地。街道两旁的树木挂满了晶莹的雪球，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童话世界中的乐园。路面上，积雪渐渐增厚，踩上去，便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印记，为这静谧的早晨增添了一段独特的韵律。

初雪，规模并不算很大，将将地面包裹，遮盖了其原本的色彩。秋末冬初，无数的植物依然保持着其原来的颜色，但也许是被突如其来降雪打了个措手不及，它们原本的色彩上被增添了一抹银色的光辉，

老是听朋友说，德州羊肠子好吃，可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，我却从来没有吃过，甚至连名字听起来都有些陌生。听朋友讲，德州羊肠子的制作工艺并不复杂，将羊的肠道灌上羊血，在羊肉汤里煮就可以了，卖羊肠子的人同时还可以兼着卖点卤煮一类。

记得去年过年前，一大早天空便下起了绒绒的雪，虽比不上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，但也为即将到来的新年增添了祥瑞的气氛。接到朋友打来电话，我们相约出去散步，急匆匆出门都没有带伞，便为雪白头。

散步的路上，一斜眼看见路旁一行矮矮的房子，屋顶都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雪，其中有间房上挂着经典的红底白字的广告牌——德州羊肠子。感觉这种小店有种独特的温馨氛围，于是走进去，各要了一份大碗的羊肠子，按照自己的爱好撒上孜然、胡椒、味精还有辣椒油，辣椒很香，不辣。

走出宿舍门，才发现夜里静悄悄地下了一场雪。不是那种纷扬的、扑簌簌的雪，倒像是谁趁着人熟睡时，用极细的筛子，将云絮筛成了最匀净的粉末，轻轻抖落在这片熟悉的校园里。路是白的，树是白的，远处图书馆的飞檐也是白的，世界仿佛被一只温柔的手拭去了所有的棱角与杂质，只剩下这无边无际的、茸茸的静。空气是清冽的，吸一口，那凉意便直透到肺腑深处，将昨日残余的些许烦闷也涤荡干净了。我站了一会儿，听脚下新雪那一声“嘎吱”的、极满足的轻响，才慢慢朝办公楼走去。

脚印便在这无瑕的素毡上，一个接一个地绽开。先是零零落落的，像我的一样，带着些试探的、迟疑的深浅。渐渐地，多了起来，纵横交错，织成了一张疏朗的网。前方，几个早起的学生跑过去了，羽绒服鲜亮的颜色在雪光里跳动着，像几簇不熄的火苗。他们笑着，团起雪球互相抛着，那清脆的、毫无顾忌的笑声撞在宁静的空气里，碎成更晶莹的珠子，四处迸溅。我避让着，看他们跑远，身影没入教学楼的拐角。雪地上于是又多了一串杂乱而欢快的痕迹，很快，便与无数走向未来的脚印汇合，再也分不清彼此了。这雪，昨夜还是那般孤高，只肯与星空对话，此刻却已欣然接纳了这地面上所有的热气与生机了。



测绘学院 李安齐 摄

“谁抽到我写的纸条啦？”张老师起身询问道。上一秒我还在羡慕，是谁这么幸运能收到张老师亲手准备的礼物；下一秒我猛地反应过来——我那张纸条的署名像极了张老师的笔迹！低头细辨，惊喜瞬间涌上心头。我立刻举手：“是我，老师！”张老师朝我这边望去，笑了笑说道：“原来是你呀！礼物等下次捎给你。”

接下来的一两周，我总是早早来到教室，连导数和积分都好像少了些枯燥。可一周过去，张老师每次进门，左臂仍夹着那本书脊已被磨出毛边的《微积分》课本，右手有时提个深褐色的水杯，始终没见风铃的影子。起初的期待像被风吹弱的小灯，我把纸条夹进课本，偶尔翻到，轻轻笑一下，也就把这点小遗憾收进了心里。

直到三周后的一节微积分课前，我坐在教室里低头整理着笔记，突然听到有人轻轻敲了敲我的桌子，抬头一看，是张老师，他拿着一本白色封面的书，站在我面前，脸上带着点歉意的笑。“抱歉啊，”张老师把书递到我手里，指尖因经常写板书，指腹有些粗糙，“风铃没能及时准备，这本书送给你，就当是补偿，愿你有一个美好的大学生活。”

我接过书，封面是浅白色的，《大学之美》四个大字用鎏金勾勒。翻开扉页，里面有张老师的签名，还是那熟悉的潦草字迹，只是比纸条上工整了些，旁边还写着一行小字：“愿你如风铃般自在，如知识般充实。”阳光落在书页上，暖融融的——原来老师从未忘记过我们之间的承诺。

上课铃响，张老师转身走上讲台，看着他在黑板上写“定积分的应用”的背影，又低头看了看手里的书，忽然觉得微积分的公式好像不再难懂了。我似乎明白了：真正的好老师，从不只教会知识，而是用温柔把冰冷的符号，酿成心里的光。后来我把那本书放在宿舍的书架上，每天睡前都会翻看几页，书里的字迹、纸条上的承诺，还有张老师上课和我们做的小游戏，慢慢成为了我大学里最温暖的记忆。再后来，我常在J14的教室里看见张老师给学生讲题——他的指尖在黑板上勾画着公式，粉笔灰裹着阳光飘落到地板上。

其实没有风铃和书都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张老师早就把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们——是课堂上的笑声，是不放弃的承诺，是把知识变成温暖的心意。那心意，远比风铃的声音更动听，比书本的知识更有力，会一直留在我大学生活的记忆里，轻轻作响。

初雪

□ 文法学院 李行

但仍透露着勃勃生机。

初雪，不仅仅是一场自然景观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。路上传来街坊邻居的欢声笑语。大家对冬日的第一场雪也是格外关注，纷纷走出家门，忘却凛冽的寒风与迎面而来的雪花，记录下这难得的美景，与亲朋好友共同见证这一美好时刻。而路上的汽车也行动缓慢、有条

记风雪出游

□ 电信学院 张振阳

屋顶矮矮的，我们站起来一伸手便可以摸到顶。屋子小，所以显得格外温暖。屋内只有四张桌子，店主在灶上支了一个小锅，烙着小烧饼。碗里除了羊肠子，还有送的肉丸子，加上葱花香菜，真是显得丰盛。一嚼之下发现食物很软，尝几口就可以咽下。于是我们两个人风卷残云，又加烧饼又加汤，不一会儿大汗淋漓。此时

不紊，慢慢地在被积雪包裹的道路上前进，是冬天特有的景象。

漫步在雪后的海岸，海风带着丝丝凉意，吹拂着面颊。海面上，雪花与海浪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一幅动人心魄的画面：清波融化着雪花，涛声汹涌，云层低垂，心随舞，悠悠荡漾。树挂凌霄，雪泥鸿迹，更是为这冬日海景增添了诗情画意。岸边的礁石被雪覆盖，宛如一颗颗镶嵌在银色绸缎上的珍珠，闪烁着迷人的光芒。此时此刻，整个世界仿佛都静止了，只留下雪花轻轻飘落的声音。

初雪的美，不仅仅在于它的洁白无瑕，更在于它带给人们的希望与憧憬。海风渐起，带着几分湿冷。我伸出手，企图抓住这飘落的雪花，却只感受到一阵清凉从指尖划过。闭上眼，我仿佛能听到雪花落下的声音，那是大自然最温柔的细语。

发现外面雪也渐渐地停了下来。

我承认，这家店的卫生情况可能不尽如人意，但是味道确实好，也许这就是以不同的标准去考察同一件事物。我觉得没有什么能比在这样的天气下、这样的环境中，和这样的人享受这样的美食更幸福的了。

我们两个走出来后，天才慢慢放晴。我们不知不觉走到小广场，广场上人不多，有几个小朋友围坐一圈，在玩纸牌游戏，一问都是五年级的小朋友。小孩子总是如此地单纯，置身其中感觉自己也年轻了几岁，走的时候，竟然还加了一个小朋友的微信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在心底发出最深切的祝愿与祈福——

愿天地的所有生灵啊，所有值得人类去留恋的美妙之事啊，我将以自己的血肉去热爱你们，希望你们带给我无尽的安宁！

科大雪径

□ 能源学院 刘瀚晖

定，哪一串是迈向图书馆的急切，哪一串又藏着初次离家的、淡淡的怅惘呢？雪不说话，它只是静静地盖着，将所有的故事都收拢在它纯洁的覆盖之下，给予一个平和的、安宁的怀抱。

回到办公室，窗外雪光映得满室透亮。我坐下，拂去肩头几片未曾化尽的雪花。它们瞬间便成了极小的

水渍，像一个个悄然终结的句点。这时我才恍然觉得，方才一路行来，我仿佛不是在走路，而是在翻阅一叠厚厚的、由天地书就的信笺。每一片雪，都是一个词，或是一个微小的标点，每一串足印，都是一行深情的句子，而整个早晨的行程，便是一篇无声的、写给时间的散文诗了。我们在这诗行间穿行，留下自己的温度，也被别的温度所温暖。这大约便是最寻常，也最珍贵的际遇了。

雪不知何时已经停了。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几缕，给雪地镀上了一层淡金的边。那光并不强烈，只是柔柔地照着，仿佛怕惊扰了这场洁白的梦。我知道，用不了多久，这满世界的素白便会消融，化作润物的水分，或是升腾为云，等待下一次的降临。足迹会消失，笑声会飘散，昨夜那个纯净得近乎虚幻的世界，将重新露出它斑驳的、坚实的底色。

但那又有什么要紧呢？美的事物，大约总是短暂的。也正因其短暂，那蓦然照进心扉的雪光，那足底传来的、令人安实的脆响，那青春身影划过雪幕的鲜活色彩，才会如此清晰地烙印下来，成为我们对抗时间荒芜的、温柔的碎片。

我杯中的茶已经温了。窗台上，一粒被风带来的雪籽，正凝成一颗饱满的水珠，颤巍巍地，映着整个澄明的天空……

猫趣与人生

□ 安全管理处 曹立鹏

校园里的猫不是很多，偶有一两只出没，也带着猫科动物独有的孤傲劲儿独来独往，处得熟了，会守候在学生出没的区域，静静地蹲在那里，等着来往的少男少女们投喂。就算你投给它们食物，它们只有心情好时，才会回个娇弱的喵喵，心情不好干脆对着你爱答不理，最多慵懒着扫你一眼，收下食物后到僻静处进食。这一场景把“猫主子”的傲娇与临时“铲屎官”的殷勤渲染得淋漓尽致。全然没有那些流浪狗们摇头晃脑、恨不得把尾巴转成风扇那般迎上来的讨好样子，可奇怪的是，越是这样，学生们对于校园“猫学长”的风评，反而要高出那些个三两成群、打架斗殴成瘾的“狗学长”们。在学生眼里，这些个傲慢成性的“主子们”，是这个沉闷校园里独有的靓丽风景线。

其实，很多年前，猫猫们的本性，不是这样的。

那时候，它们还不被看作宠物，对于寻常人家，它们是防治鼠害的伙伴与家人。有了这份命定的职责，猫猫们在家庭中的定位依据就类似于人类社会的绩效考核制，回报意味着付出，劳动换取了收获。小时候在乡下，有多少人晨起会被喵喵作声的猫咪引到僻静处，被展示在地面上瘫软死去的硕鼠吓上一跳，然后伴着猫猫们撒娇般的呼唤，给它们奖励一块家里人都不舍得吃的美食。看着它们心满意足地嚼吃，那种彼此欣赏、互相慰藉的信任感，潜移默化地让你知道了恪尽职守带来的回报理所当然要丰厚。或许这时你才会充分地感受到，原来这个世道就是付出与回报永远成正比，辛勤与付出也总有回报的。

于是，猫猫们教会了我们踏入社会的初心，是恪守本分、脚踏实地的努力。

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猫猫们捕食。那种变不惊、有的放矢的聪明劲儿，十足让人叹服。我见过一只大黑猫是如何捕猎盆里养的小龙虾与泥鳅的。它先是用胡须触碰水面，忽闪着大眼睛观察小龙虾和泥鳅游动的身影，不断地围着盆子打转。它思索良久，趴住盆沿，小爪子飞快地探入水中捞起一尾泥鳅甩在地面上，等着泥鳅呼扇累了才扑上去吃掉。如此往复操作，直到把盆中的泥鳅吃尽。兴奋是意犹未尽，对着盆里剩下的张牙舞爪的小龙虾，它又巡逻着转了很多圈，好像在考虑接下来的步骤，最后试探性地把爪子探进去，却被小龙虾们毫不留情地用大钳子夹住，才大叫着缩回爪子，带出一只小龙虾掉在地上。它警觉地转悠几圈，选择从尾部入口，一口咬死再慢慢进食。如此它便练就了一手钓小龙虾的绝技，每一次痛快地咬住，忍痛甩出一只来吃掉。等疼痛劲儿过去了，爪子抹抹小脸继续钓小龙虾。说真的，看样子疼是真疼，但每一次短暂的疼痛就换一口美食，于是就乐此不疲地运作着，直到把盆中的小龙虾们也照单全收进肚子里为止。它喵喵叫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满足后的炫耀与骄傲，那步调与表情，像偷吃了一页鸡的小狐狸似的，狡黠地浮现出调皮与不羁。

于是，猫猫们教会了我们，面对复杂的现实，要善于运用智慧思索，在强大自己的同时，也要学会审时度势，忍得一时的困苦，区分对待、各个击破。只有迎难而上，方能水到渠成。

这些个道理和技能，猫猫们是从自己置身的艰难环境里，以及从谆谆教导的猫妈妈们那里学来的，这就是它们安身立命的根本。现在校园里的这些“猫主子们”，不用辛苦劳作捕鼠，也不用一口吃食奔波劳累，就那么安静地蹲在那里等人投喂度日。天生的野性是没有了，本能的捕猎欲望也寥寥无几，似乎只剩下基因里丁点儿的卓尔不群还支撑着它们冷对施舍、不假颜色。这对于它们，究竟算是件幸事，还是憾事呢？

我因此想到了校园里的大学生们。不管来自多么不同的成长环境，有什么样的资质及物质条件，耽于享乐总归是件饮鸩止渴的苦事。与其把生命里最朝气蓬勃的年岁，浪费在游戏、恋爱、物质享受这种短期的快乐中不思进取，不如把自身变化成一块海绵，饥渴地吸收身边一切可以壮大的营养，去壮大自身的能力，把其中的困苦挫折当作前进的动力，越挫越勇、再接再厉，经风雨飘摇却轻易言败、自暴自弃，以期面对未来人生的风雨飘摇。只有这样，脚下的路，才会在奋斗的前进中越来越宽广、坦荡。

这是我从猫猫们在校园的现状中，梳理出的反思。管中窥豹、以小见大，一家之言而已。

虚影里的火种

□ 计算机学院 纪云云

我造过一座透明的城，砖是理想，瓦是长风，街道铺着未写的诗句，路灯是永不熄灭的星。我在城里走，脚步很轻，怕踩碎了墙缝里，那株名叫“纯粹”的藤。可现实是块磨砂玻璃，把城的轮廓磨得朦胧。风一吹，砖缝渗进雨，雨点落进泥潭，成了生锈的钉。我伸手去扶那株藤，指尖只碰到一片，凉透的影。原来所有虚拟，都藏着半分真，就像理想是现实的倒影，现实是理想的骨。我拆了透明的城，捡一块带着温度的砖，种在脚下的土。影子还在晃，但土里，已冒出了芽，带着虚影里，未凉的火种。



外国语学院 张兴华 摄



地科学院 张修铭/摄